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海苍天：北洋水师覆没记/王明皓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3

ISBN 7-5063-1390-1

I. 沧… II. 王… III. 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646 号

沧海苍天——北洋水师覆没记

作者：王明皓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董学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80 千

印张：15

插页：2

印数：001~

版次：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90-1/I·1378

定价：2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

舰队在黑乌乌一片的海上航行着，云很高，却遮蔽了一天的星星和月亮，猛一看真不知它向何处行驶，只有前方定远舰上那时时闪烁着的灯光信号，才能让人感觉出那座小城堡般的铁甲巨舰在海上移动的身影，才似听见了风声、涛声和这海宴轮上机器的律动声。李鸿章站在船头，把向前翘望的眼光收回来，他看见舰首像一只巨大的铁犁，正在这一片汪洋上极力地耕耘，于是便体验到这脚下早已热闹得扎实了，海涛掀翻开来，腾高了，向犁头砸去，哗哗响着撞得粉碎又纷纷洒落，些许海水飞溅到他的长袍前襟上，一阵海风迎面掠过，他感到有些凉了。

这是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循例每三年一次的海军大阅已进行了一半，北洋水师的舰队晚九点整从旅大起航，向着威海的方向疾驶。李鸿章已吩咐过，叫人勿来打扰，他要在舰首好好地站一会儿。而每次立于舰首，听着机器轰隆隆的律动，看着舰首劈开海涛前行，他的心就总是跟着一阵阵地躁动不已。夏者，中国之人也；何谓中国，天下之中心也；它的四

周，都是些蛮荒而未开化的地方，“北狄”、“东夷”、“南蛮”、“西戎”。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下。这些都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认识了。而自本朝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六七十年工夫，西洋的舰船逐次东来，一向是屏蔽中国东南的万里海疆，天险就因了这鼓轮驰如奔马、疾若飘风的西洋舰船，反倒变成了通途。而西洋枪炮机器之精坚神妙，火轮车盘龙行地般的快速，电报电线瞬息万里的迅捷，都叫人切肤地感到世界原不是中国人想象的那个样子，西洋人再也不是“北狄”“东夷”“南蛮”“西戎”可以同日而语的了。对于原先概念中的四夷，中国人一可以用武力征伐，二可以同化，而随着西洋舰船泊过来的，却是另一种咄咄逼人的文明，可征伐乎？可同化乎？这真是中国人三千年来未遇过的一大变局！

一个侧浪打来，海宴轮猛烈地颠簸了一下，李鸿章伸手紧紧抓住了船舷上的栏杆。变则通，变则存，自灭了粤捻之祸以后，凡三十年，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他李鸿章是竭尽全力了，眼前的这支北洋水师，大小二十余艘舰船，也已自成一队。李鸿章放眼四顾，汪洋大海中一片黑蒙蒙的，他忽地觉得有些迷糊，这是朝何处去？何处又是彼岸？一种莫名的孤独朝他袭来，他蓦然间感到有些冷了。

“来人。”李鸿章将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地只是略略侧了下头，“着致远、济远两快船上来，在海宴左右行进。”

一会儿，致济两艘驱逐舰悄没声息地出现在海宴轮的左右时，李鸿章才一步一步走进海宴轮的船舱。

船舱中的电光灯光华四射，照得此处一应的西洋物器十分耀眼，舱中央是一张长桌，四周十几把高背木椅精雕细刻，都是西洋样式；舱的顶头，大红镶花的地毯上，一张高脚双人沙发，依旧放在那里。李鸿章走过去，兀自坐了下来，神情木然地望着前面，他忽地猛一拍沙发，两边的舱门口一下拥进了十几个亲兵，

如临大敌，提枪持刀四顾而视，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他身上，都略略有点吃惊。李鸿章坐在那里，略略抬了抬手，“熄灯，熄灯。”灯一盞一盞熄灭了，亲兵们一个一个无声无息地退下了，这沙发上只独独地坐着他一个人。

光绪十二年（1886）也是这春末夏初季节，也是在这刚刚离开的旅顺口，他陪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军以及陆上各军港要塞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日他陪醇亲王登上旅大黄金山炮台，面南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七舰合操演习，令旗挥舞过后，各舰或分或聚，或纵或横，极有张致，舰炮打靶轰轰隆隆，最后定、镇二舰施放十二生大炮，炮弹射出，石破天惊，远处的靶船立即被炸得粉碎，块块碎片飞上了半天，慑人心魄。而那一列军舰，却已掩在发炮时散出的一片淡烟之中了。接着五艘鱼雷艇从湾那边转出，先是一串小黑点而已，很快变大了，来到了黄金山的浅水处，一声号令，鱼雷射出，唯见海中白纹一线，箭般的钻行，中靶，一艘艇顷刻轰成齏粉。后来醇王兴发，又亲令各炮台打靶，环山各炮台用二十四生及十二生克虏伯后门钢炮连环发射，炮声震彻寰宇，此伏彼起，烟焰成云，弥漫天际。那天他趁兴请醇王亲自引发水雷，醇王先似有难色，后来还是一按开关，电线入火，电火入雷，八具水雷同时爆发，地动山摇，海中的水柱直立涌起，高百余丈，他与醇王同时拍掌大笑了……那是海军的第一次大阅，他就是与醇王奕譞同乘这艘专为巡阅而置的海宴轮上的。那次巡阅时，非必要，李鸿章总是避免露面，是为了制造一种这一切都是在醇王亲自谋划妥筹下才产生的效果。这张沙发李鸿章也从不擅坐，总是醇王见到他，硬拉他坐在身边，共同接见海陆文武各官员，他才坐上去的，心里总是非常感动。

而现在，已是第三次大阅了，这张沙发的另一边，已是空的了。

第二次大阅的光绪十七年（1891）新春，醇王就死了。死前李鸿章赴京看过他。醇王府，这个光绪皇帝本生父的府邸，他一脚跨进去，就见檐下石阶上晒满了煤饼，便心中一声感叹，这真是勤俭的亲王，是个时时想让大清江山重新崛起的亲王哟，但同时又是个可怜巴巴、活得极艰难、极其战战兢兢的亲王。入见亲王时，李鸿章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仅几个月的工夫，醇亲王已形容枯槁，病入膏肓了，探视时说些闲话，醇亲王微闭眼皮，并不作声，一旦要告辞，他又紧紧拉住李鸿章的手用死劲握着睁开眼来，切切地说：“北洋水师，京畿锁匙，国家命脉所系，往后我不能助公之力了。”李鸿章问：“醇王一病，何以至此？”醇王闻言立时泪如泉涌，说：“蒙太后顾念，每日请御医诊视数次，凡用医药，都是出自内廷，我没有延医之权呀！”李鸿章默默相对，竟说不出一句话来。醇亲王奕譞一死，李鸿章在朝内就行只影单了，自己虽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理海军衙门行走，但毕竟是个汉人，是个外臣，要想有作为而施展自己的夙志，要想应对这三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就必须在内廷中有所依附，否则就会事事掣肘，行未至而谤言生，一事无成。道光皇帝三子早亡，四子奕訢，是咸丰皇帝，六子奕訢，七子奕譞。咸丰帝死后，奕訢、奕譞相继出任事实上的辅佐国政的摄政王，李鸿章与他们都建立了非常好的互为依托的关系。但若把两王比起来，这死了的醇亲王又比恭亲王差得远了，他与恭亲王，凡事往往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开煤矿，建工厂，修铁路，他李鸿章身体力行于外而恭王奔走呼应于内，自平了粤捻之祸以后，短短二十年，已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醇亲王与他的哥哥比起来，就显得志大材疏，但毕竟还是一个谦恭的明白人，在醇王柄国的六年中，总算把北洋水师创建得自成一军。而现在的庆亲王奕劻，则是皇族的远支，对朝政的影响力，自然要远逊于恭醇两亲王，这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这庆亲王还占着茅坑不拉屎，无事不上

朝，有事不问事，对上唯一的好处就是听话，善在皇帝与太后之间走钢丝。此人还是个贪财好货之徒，直听人说，在京城若有事面求，见一面，就得花老大一笔银子。三十年间三个亲王，奕訢，奕譞，奕劻，那三张脸就在李鸿章的眼前转了起来，便叫李鸿章感慨万千了。这次大阅，奕劻不露面，这张沙发上也只好空空地坐着他一个李鸿章了。尽皆小事小事，但户部已在三年前奏准朝廷，停了北洋海军添置新舰的款子，而从北洋水师成军那年算起，北洋海军已有七八年未能新增一舰，新添一炮了！我为海军帮办大臣，他是堂堂的海军大臣呀！

舱门处的电光灯亮了，一个幕僚立在那里：“禀中堂，电报。”说罢一撩长袍的后摆跨进舱来，疾步走到李鸿章面前，李鸿章将电报接过展开一看：“袁道电，全罗道匪党（朝鲜1894年起义反韩王之东学党）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江华枪炮队四百余往剿。”李鸿章望着幕僚说：“不对呀，前些日我只准袁世凯将驻仁川的‘平远’兵船分载韩兵赴格浦海口登岸，聊助声势而已，”李鸿章用手掸掸电报纸，“他这往剿是什么意思？”

幕僚又指指电报，李鸿章一看，还有第二张，上云：“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倭以‘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李鸿章立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捧着电报就近舱壁上的灯，又看一遍，便把目光凝在电报上不动，牙关便也就咬紧了上来。

二

北洋水师的舰队是在晨六时从南口驶进威海湾的。是时，旭日初升，云蒸霞蔚，碧波展展；随着舰上的汽笛长鸣，刘公岛、日岛、南北帮炮台上的克虏伯巨炮便轰隆隆闷雷般的鸣响了。在三通礼炮的余音中，海宴轮轻捷地靠上了刘公岛的铁码头。因李

鸿章有令，早饭后各舰管带到提督署议事，所以丝竹管弦与西洋铜号合璧的军乐铙歌以及种种礼仪都尽皆免去了。

管带们上岸，都是行色匆匆的。

海军公所衙门便是丁汝昌的提督署。它坐落在刘公岛中部，北靠着青山，南临着大海。署前石阶宽展，第一进的大门就筑在这高高的石阶上。提督署大门两边绘着四幅巨大的门神，均手持一把长柄大锤，面对所有的人都永远形状威武而神情飘逸的模样，相形之下守卫在门口的兵弁们就显得十分渺小朴拙了。

第二进是议事大堂，李鸿章居中而坐，一边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一边是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与李鸿章的身后，还坐着一个翻译。李鸿章坐在那里将双手握成拳放在案上，微微仰着头，两眼虚眯着似睁若闭，眼神却炯炯地从中逼出来。他久久地不出声，他不愿一下子切入主题，他准备挥洒开去，让众将领从他的挥洒中逐渐产生一种感受……他的目光缓缓地扫向分坐在大堂两边众管带的脸上，像在一张张的脸上刷上了他的意志，这大堂里的空气因了这眼神也便有些凝滞起来。

“兵，何以言能战？”他顿了顿，接着便缓缓而铿锵地说了下去，“同治元年三月，我募两淮子弟自成一军，尸山血海前赴后继。时粤匪猖獗，江南糜烂，上海为关税兵饷之所在，国脉维系。粤匪屡攻，志在必得，沪上早已孤悬一隅，危在旦夕了。鸿章蒙曾国藩恩师临危重托，率两淮子弟兵六千五百人，登英船展轮东驶，于金陵、镇江炮火纷飞的隙缝中钻行抵达沪上，力挽危局。时，沪上洋人、洋枪队，和那个洋枪队的华尔以及官民人等都看不起我们，称我带的这支兵叫‘大胯裤子兵’。何言‘大胯裤子兵’？那年冬未尽而春未来，地有冰凌，而我们两淮子弟尽皆赤脚草鞋。乡下的裤子，裤裆肥阔直挂于裆下，所有器械行装，唯手中一柄钢刀，背上一把雨伞而已。人之手脸脚经一冬皆已冻得皮开肉绽了。于是群议纷纷，几多的不信任，几多的疑虑

重重，当面问我，这样的兵能战否？鸿章当即慨然而答曰：兵，不在卖相，而在能战，我军方起，有朝气也。虹桥一战，我以三千军破敌十万，后下苏州，克常州，江南归复，举国皆赞矣！”

汉纳根问翻译：“中堂大人说了些什么？”翻译说：“他在回忆他的光辉战绩。”汉纳根点点头，又耸了耸肩，坐在那里不吱声了。

“中堂大人，你的意思是否说，兵切忌暮气？”

李鸿章看见问话的是那个有点恃才傲物的济远快船管带方伯谦，便略一点头。

“兵切忌暮气。我自办洋务以来，毕三十年之功，集办洋务之精华，历尽艰辛，总算使北洋水师自成一队，驰骋于海上，座中诸位虽多系闽粤之人，但皆少年先进，国家培育多年的人材，我一向视为肱股，倘国家有事，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就全看着你们了，老夫亦对你们抱着殷殷之望也！”言至此，李鸿章拿出一纸电报，让众人传阅。

刘步蟾是个圆脸的壮汉，浓眉大眼，手脚轻捷，因坐得近紧上一步双手接了过去。李鸿章又说：“有何意见，但说无妨，可以尽言。”

刘步蟾看罢电报站了起来。刚才方伯谦的话已说到他前头，他这个总兵旗舰的舰长，便有些落后了。众管带尽皆当年福建马尾海军学堂的同学，从心里是拿他这个总兵摆不平的，见着李鸿章示意他坐，他就又稳稳地坐下来，说：“禀大人，倘果如电报中言，日人寻衅之意，则洞然可见。日本近十年以来，一直把我大清国视为假想敌，年年都添新船炮，现在他们船的总吨位已与我不相上下了，且他们舰的行速炮的射速皆优于我，标下窃以为，应极力与日避免在兵事上争锋。”说罢他看一眼李鸿章，在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上却已窥到了深以为然的信息，便嘘出一口气来。

这时丁汝昌在座中说：“大人，光绪十七年（1891）户部奏请停购北洋舰船，我们从水师自成一军算起，已有七八年没新添一船一炮，而现有战船，则已逐渐老化，速律也大为迟缓了。以备战言，则请速添新式速射格林机炮为要事。”

“为要事？为要事。”李鸿章坐在那里，一身都不自在起来，添船添炮，他当然知道添船添炮，似都以为他竟昏庸到如此，可银子呢？于是说：“丁军门，老夫久历戎行，你为一武员，有话你不必文绉绉，有屁你就直接放好了。”

丁汝昌说：“船炮不如人，你让我跟日本人打个屁！”

李鸿章脸色一正：“还没见倭人，你就先有惧色。难道我北洋海军就处处不如人？作为驭军主帅，当知人之长，亦知己之长，激励奋发，驭军重在育士气。”

丁汝昌这时反倒有些高兴。这个老上司的脾气他知晓，越是他信用的人，他就越是当面教训你，毫不客气，而越在此时你顶一顶牛，就越显出关系的不同寻常了。他说：“中堂大人，我虽半路出家当的这海军提督，但我随你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人堆里从来都是杀了个晕乎乎的，从来也不知道哪个怕字。中堂是说我怕死？”

李鸿章果然笑了，“添船增炮，那是朝廷的事，自当会有全盘统筹谋划。汝昌，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对你，特别要响鼓重锤。北洋水师，国之精粹，老夫性命所在也。”

丁汝昌一下子从座中单腿跪地，说：“标下还是习惯文绉绉地说重要的话，望中堂大人切不要当戏言以听。我汝昌虽当年不得已被发匪裹胁，后来反正，投奔了朝廷。向蒙朝廷厚恩，更得中堂大人知遇之恩，常思唯有以死才能图报。在下今日不作虚言，苍天在上，我汝昌誓与舰队共存亡！”

刘步蟾一下子也跪了过去作誓言道：“步蟾虽习西学，犹重古训，决守舰亡与亡之义。”

众管带纷纷离座，地下跪了一片，纷纷作誓言，语言昂扬铿锵，宛如一曲正气歌，回绕在这刘公岛海军公所的大堂上。

李鸿章从昨夜一直绷紧的心弦，总算略略松弛了一些，说：“设若众志成城，志诚可嘉，志诚可恃了。倘不免一战，老夫心中亦添了底气。”

“中堂大人，设若众人皆亡，北洋水师安在？”

李鸿章一下子惊呆了，直愣愣地望见座中只有致远管带邓世昌、济远管带方伯谦坐在那里未动。他望了半天终于从嘴里迸出一个字：“讲。”

邓世昌说：“图一死易，标下以为北洋水师当务之急是欲谋决胜之策。”

方伯谦从座中蓦然挺立，他说：“我大清国自建海军以来，总欲制胜于敌，若人船尽失，便是不堪设想的事。我以为邓世昌说的决非虚言。”

刘步蟾跪在那里，将头拧过来说：“难道众人都是虚言了吗？”

李鸿章对众人说：“归座，且听他言。”

众人归座后，方伯谦侃侃言道：“标下以为，当务之急倒不是先作悲声，而是要筹画制敌的良策。标下妄言，我大清国建海军的目的，在于守口。而西国的海军，则重在争夺制海权。想我大清国万里海疆，处处是口岸，处处设防，便防不胜防。若照西国的道理，把海上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在敌国，比如日本的大坂、长崎等军港码头去，日本人何敢声扬！”

丁汝昌说：“尽是胡说，兵船都开出去，家里呢？英吉利、法兰西、德国的兵船用什么去防备？”

方伯谦一拱手：“丁大人，诚如所言，一个渤海湾内，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兵船你来我往，海上相遇与我舰礼炮互答我们见得还少么？人家是早把第一道防线建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李鸿章只觉一种潜在的情绪在他身上蠕动起来，急急地要伸张着。

“老实说，我们制服日本的机会已错失了。”大堂内安静下来，方伯谦仿佛四顾无人般地说了起来，“光绪十二年（1886）秋，我北洋水师六舰访日本长崎，名为接中俄勘界大臣吴大澂，实则向日本炫示武力。那年，我北洋海军定镇二舰新添不久，亚洲绝无匹敌者。日本举国上下弥漫着恐定镇二舰之情绪，又因此产生忌恨仇视心理。我水兵上岸，日本人突然堵塞街道两头，数千日人持刀相向追砍我水兵，更有在街边楼上向我水兵泼水者、抛砖者。事后日本人冲入熊本要塞欲向我大清国军舰开炮。琅威理总教习亦欲炮轰长崎，并力劝汝昌大人向日宣战。天赐良机也，是时日本羽翼未丰，我若果借些口实炮轰长崎，以那时北洋水师倍于日本居世界第四的军力，优于日本的武器，至少消灭日本的舰队是不成问题的。哼哼，如就此把日本打趴下，至少叫他二十年爬不起。没了海军，又从何谈它现在欲向朝鲜派兵寻衅的事？”

李鸿章听着，暗自长长地吐出了淤积在胸中的一口闷气，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他这个周旋于英法德俄、现在又加上一个东邻日本的洋务大臣，实在是被人压迫得久了，苦了，日思夜想的不就是求得国为一国之尊严、在洋人面前也一言九鼎、扬眉吐气么？倒也难得这个看似桀骜不驯的方伯谦，但有这一番志气。然而他望着方伯谦，脸色却是一沉，“荒唐之至，两国开战，事关社稷的安危，哪能如此妄议。再者，列强环视，虎视眈眈，即使当时打了一个日本，引得英法俄美强行干预，如何了结？老夫有言，今后若有妄言开战寻衅者，严惩不贷！”他缓缓了口气，“方伯谦你还有何话说？”

“中堂大人，若是你这样说，标下就没有话说了。”

“你欺老夫老了么？是想哄老夫么？”李鸿章呵呵一笑，“你

奶毛才干半大的一个孩子，只眼一眨，老夫也知你要放什么屁。讲！”

“中堂，方伯谦从来也没有妄言开战、轻启事端的意思，只是把当年那件事做个假设而已。就当今的情势，我倒要进一言，我以为现在日本确不可小视，我北洋水师舰船之间实力过分悬殊，钢甲舰仅六艘而已，且速律也快慢不齐，知己短者则明，标下以为，倘有战事，动则我舰应集中应用，切切力避分散兵力；静则归各口依傍炮台散泊为好，以旅顺、威海为例，均皆港湾，出口狭窄，极易被人堵在里面形成瓮中捉鳖之势，那样势就危了。”

李鸿章问：“依你言，散泊就难于调队集中了？”

“标下以为似可将我北洋水师分成两队，静时各驻旅顺、威海两口，作猛虎在山之势，扼住渤海咽喉，窥视东洋大海。”

李鸿章紧问：“若事诚危急，当如何？”

“事诚急，可仗定镇二舰之威，护队急驶南下，入吴淞进长江，则我水师可保万全。”

李鸿章说：“坐下。尔言虽多偏颇，亦有一定之见，老夫颇以为然的。但偏颇出自何处，有人知道否？”他目视刘步蟾，刘步蟾轻轻一笑而已，不答；又目视丁汝昌，丁汝昌咧嘴一笑，看看方伯谦便向众人一挥手，“都答，都答。回对了中堂大人，便是我北洋水师的干才，本提督今晚请客，单独请他吃酒。”

座中立时站了七八个。

汉纳根见状有些吃惊，问：“他、他们要干什么？”

翻译顾不得回答，只一劲儿说：“看，看。”

突然从近门口处有人疾步过来，一下子就跪在了李鸿章的面前，“标下广乙鱼雷炮船管带有言禀中堂，并不是为了要吃提督大人的酒。我北洋水师建军，实为拱卫京畿，倘遇危南下，则京畿必然不保，此事实关国家安危的宏旨，万万不能有丝毫动摇之

意。我林国祥出生南国，今次驾舰北上会操，虽是初到，然拳拳报国之心直系津京。”他咕咚磕了个头，“中堂大人！是时万万不可有南撤动摇之意，标下以为步蟾总兵的话不错，我亦决守舰亡与亡之义！决守舰亡与亡之义！”

李鸿章说：“难得一片赤诚，请起。”

林国祥道：“中堂大人，标下的话你还未置可否，不答应我今天就不起来。”他抬起头看一眼李鸿章，“中堂！你虽身居高位，我林国祥也自感人微言轻。然，我林国祥今天冒死以谏。”突然他两手伏地，头一低向着案角，“你老人家今天倘说一个不字，国祥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以遂我报国之夙愿！”

一直安坐不动的李鸿章早已站了起来：“其志可嘉，我北洋水师原多骨鲠之士！守卫京畿，实为我水师的根本。”他让丁汝昌将林国祥扶了起来，看林国祥已是泪流满面，不自觉发一声感叹，“退一万步说，我李鸿章肯，皇上太后也是不肯的。”他目送林国祥回到座位上，便坐下来：“上次大阅，是我同山东巡抚同来，今次虽我一人，但已深感北洋水师，攻人尚不足，而守口则有余，半是我水师已成规模，半是因为我水师人心可恃矣。然，倘我水师集队在海上遇敌之全军，不知尔等有何应对之策？”

刘步蟾其实已在久久地望着坐在对面的林泰曾了，他说：“左翼总兵林大人，你是镇远巨舰的管带，一语未发，想是久已成竹在胸了。”

林泰曾与所有管带年龄相仿，四十三四岁年纪，只是面皮白，个头矮一些，看上去叫人觉得更年轻罢了。他发现刘步蟾在盯着他，便如被人撒了一身乱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言也不是不言也不是，突兀间便是老大一个窘迫，他说：“说什么呢？都是金玉良言，中堂大人担待，丁军门担待，步蟾总兵担待，各位管带都担待，我泰曾在军中口拙，大家都知道的……”

李鸿章说：“我知道你为人素来勤奋，治军也堪称严谨，口

拙无妨，但有意见，只当向老夫说罢。”

林泰曾说：“诚有一事我日夜深虑，今天如实禀报大人。虽是小事，可能将来也要关系大局。其一是，北洋水师章程早已制定，一切应依章行事，军纪不能弛。”

丁汝昌心里格登了一下说：“当年章程是你我步蟾和那个琅威理共同草定，当然深知其里，深明其意，又经中堂大人审核报朝廷奏准的，当然要依章而行，不在话下。”

林泰曾望望丁汝昌，就又说了下去：“其、其二就是，海战中旗舰若有不测，便会牵乱全队，事先应以预定代理旗舰为要。”

刘步蟾很是惊讶的样子：“怎么说到这一头来了？”他望望丁汝昌，“丁大人，有这个必要么？”

李鸿章似觉得是有些道理，问丁汝昌：“你的意思如何？”

丁汝昌被问得有些懵懵懂懂的，但他不情愿当众显出窘迫，就对众将领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一如朝廷的预立太子，立与不立，立谁，众人都可参议。”

邓世昌说：“日本舰队的军力与我不相上下，海战向来凶险莫测，依照西洋海军的惯例，若旗舰遇险，则必须有舰来代替旗舰全盘指挥。中堂大人，此实为关系我北洋水师生死存亡的大事。”

刘步蟾说：“那倒也不见得，中堂大人，定远旗舰乃我北洋水师的军魂，军心士气之所在，此巍巍巨舰尚失，还有北洋水师么？战未开而先分军心涣士气，最大的忌讳莫过于此了。再，我朝太子都不预立，为什么？实怕涣散人心而成派系。因此，《北洋海军章程》中早有定规，北洋水师兵船概听提督一人之令，总兵不得与提督平行。丁提督长驻定远旗舰，提督在旗舰，旗舰万不可易帜。”

邓世昌说：“《北洋海军章程》中又云，提督他往，则听左翼总兵一人之令。”

左翼总兵镇远巨舰管带林泰曾一下子急白了脸，“哪里是这个意思！我……”

刘步蟾说：“慢。海战中他往是什么意思？临阵脱逃？”他拿眼望着丁汝昌，“舰船漂于海上，逃也没处逃呀。那你的意思是说，丁提督阵亡了？”

丁汝昌恨恨地一拍桌子：“本提督在，还没死呢！”

李鸿章通过翻译问总教习汉纳根：“他们的话你明白了么？”

汉纳根说：“意思都清楚了。”

李鸿章问：“以你的意见是？”

“公正地说，海军是要有顶替的旗舰，但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旗舰沉没了、不能再履行作为旗舰的职责时。但定镇二舰是我们德国建造的，坚固无比，亚州第一，老实说，讲它会被击沉，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感情也无法接受。”

邓世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汉纳根！你假充什么内行，你他妈什么东西，德国陆军上尉而已！”

李鸿章喝道：“放肆！”

邓世昌说：“中堂大人！”

李鸿章说：“住嘴！”

邓世昌一转脸看见了刘步蟾，单腿给他跪了下来：“步蟾，你当真置北洋水师的凶险于不顾吗？”

刘步蟾安坐不动，反问：“世昌学兄，你真的相信定远会沉没？”

是时，方伯谦、林泰曾、来远舰管带邱宝仁、超勇舰管带黄建勋等八人一齐跪到了李鸿章的面前，道：“此关乎我水师存亡之大事，请中堂三思，再行定夺。”

李鸿章的脸黑着，久久地不说话。刘步蟾站了起来，指着邓世昌对李鸿章说：“中堂，这是干什么呀，欲陷我于不忠不义之地么？”

李鸿章闷沉沉地咳了一声，说：“世昌，我素念你忠义梗直，本中堂向例宽容为怀，起来吧。”又对众人说：“都起来，预定代理旗舰一事，暂置再议。”言罢起身，他走了。

邓世昌久久地跪在地上不起，忽纵声高叫：“此议不决，我水师危险了！”抬起头来，刘步蟾的座位上早已空了。

三天后李鸿章回天津去了。他至少是带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走的。

第二章

—

同治光绪年间的政坛是一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

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他于同治十二年初（1873）亲政以后，经常深夜微服出宫冶游，得了一种作为皇帝绝不该得的病于第三年初死了，时年十九岁。这个个性倔强又过于玩世不恭的皇帝，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就是要重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的圆明园。他的理由也不谓不充分，修园是为了让归政后的皇爸爸有个燕息之所来颐养天年，这是儿子向母亲尽孝的地方，本朝向以孝治天下，也正为天下作一倡导的意思。没有说出的理由也有，同治深知母亲的个性，他认为只有真正把母后安置妥了，他才能切实地掌握到作为皇帝的权力。再者，那座被焚毁的园林，他没见过也听说过的，重建后供他时常去巡游，比起一棵树也不种的宫中便正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处所。

这个修园计划的庞大，对于初安不久正励精图治的大清国简直不堪重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他的叔叔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几